



變色的太陽

楊 子◎著



變色的太陽

周子明

游志誠 著

昭明文選學術論考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八十四年重要學術專門著作補助出版

昭明文選學術論考/游志誠著--初版--臺北市

：台灣學生，民85

面；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15-0735-0(精裝)

ISBN 957-15-0736-9(平裝)

1.文選 - 評論

830.18

85001889

昭明文選學術論考 (全一冊)

著者：游志誠
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

發行人：丁文治
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
電話：三六三四一五六

傳真：三六三三三四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

印刷所：常新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板橋市翠華街八巷一三號

電話：九五二四二一九

定價 精裝新臺幣五八〇元
平裝新臺幣五〇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初版

83018

究必印翻·有所權版

ISBN 957-15-0735-0 (精裝)

ISBN 957-15-0736-9 (平裝)

自序

我之嗜文選，宜分兩層談。起先，大學時代，曾超修了一門「文學批評」的課。首次感受到古代文論的精深與艱難，特別是六朝文論這一段。當時授課先生王夢鷗教授，向來把這門課開在研究所，據說這是王先生最後一次講文學批評。這一年，爲了讓大學部學生也有機會親炙先生的「文批」功力。才特別把課開在大四，要博、碩士研究生到大學部來修。我因爲早已讀過王先生許多書，尤其《文學概論》這一部。驚嘆於先生西方文論的嫺熟，又能將之應用於中國古代文論的分析，分析之中，引證詳實，反復辯論，終而提出很多關鍵性「概念」的創見。予我啓示良多。

其中先生講到魏晉六朝這一段，說古代文論由廣義文學轉變到今人概念的「純」文學，就是在此時期。又說六朝文論最複雜，也最重要，具有承先啓後之功。猶記先生屢引《文心雕龍》怎麼說，《詩品》又怎麼講，左引右證，不加思索，脫口而出，真令我大開眼界。然後，不記何時，似乎有句話提到《文心雕龍》與《文選》的關係。於是引起我對《文選》的注意。

結果，在「歷代文選」課的第一年聽唐宋文，第二年聽漢魏六朝文，講課先生就專授《文選》。用的是胡刻本。當時讀到嵇康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，很感痛快，世上真有這樣的人，也真能寫這樣的文章。在嘻笑怒罵之中，見出性情襟袍。一句「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悶癢，不能沐也」，當時我把這一句比擬正在流行的「嬉痞」。一句「每常小便，而忍不起，令胞中略轉乃

起耳」，不知胞中為何物？既查考之而索解，不禁大笑噴飯。又一句「阮嗣宗口不論人過，吾每師之而未能及」，當時年少輕狂的年紀，也不免有反省自己好批評，亂講話的毛病。為這一句又探索到「嵇康玉碎，阮籍瓦全」的典故始末。從而想到自己安身處世之方。

《文選》之文，僅這一篇已引起我的興趣，以後遂常置案間，有空即讀。至研究所碩士攻讀，規定點書之一即有《文選》，遂又重新再買一冊胡刻本點讀之。而在舊書肆，居然給我找到民初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的《文選評點》，如獲至寶，才開始參讀清人「評點」的意見，大受影響。以後，研究《文選》，在版本校勘之餘，始終不願放棄文學讀法，文章詮評的「評點」一路。可能是決定於這個因緣吧！

簡言之，我之從事選學鑽研，先是受到文學批評課的啟發，復因關心六朝文論，遂而注意《文心雕龍》，再由之而參酌《文選》。但真正對《文選》感興趣，則是直接讀嵇康文章，另外附帶的觸媒誘因，是無意中翻到掃葉山房刊印的評點本。初次領受到文學閱讀的方法魅力。

這樣一回憶，對照近年來所寫的文選論文，收在本書的十八篇文字，大類別之，居然也大多不離從前的因緣關係。一大類是「版本校勘」，另外一大類是「文意訓釋」。總的說，我把「小學」的文選，與「文學」的文選，同時並重，一齊研究。這二者，偏向任何其一，都不對。我很感謝大學時代「文學批評」的啟示，一直影響到今天自己在研究路線、研究方法、與研究領域的取捨。

譬如近年來的研究路向，頗注意運用《文心雕龍》乙書的理論，分析《文選》的作品。本集

中有三篇專論是這方面的研究心得。分別是：〈試用物色理論分析文選行旅詩〉、〈再用物色理論分析文選遊覽詩〉、〈文選《登江中孤嶼》一詩之歸類問題〉等。此三篇都用物色理論。

因為物色的概念，在六朝普遍流行，與「玄學」並列。分別化入各類的創作型式。所以，在《文選》的選賦、選詩、選文三大類作品中，都多少含有物色與玄言傾向。可是《文選》竟然沒有〈物色詩〉〈玄詩〉之分類，雖有〈物色賦〉之分體，但也闕〈玄言賦〉，而用〈志賦〉代替之。這個現象，引起我的注意，遂援引文心之說，並龍學專家之見，互相參證，把理論與作品對照起來，看出了一點心得。初步認為物色跟玄學化一樣，都是一種普遍概念，流行思潮。物色——玄言——山水的三位一體關係，正是六朝文論與六朝作品的特徵。

這三篇的分析重點，除了物色理論之外，也特別指出「志惟深遠」的志，做為「言志傳統」的文學史發展，到了六朝，已染上濃厚的玄言之志，與先秦兩漢的情志之志，大有不同。可是，再仔細的講，所謂六朝的玄言之「志」，還應該把易老莊三玄的玄，跟宗教意義的道教之「玄」，有所區別。因為道家之志與道教之志，同中有異，旨趣不一，歸趨亦別。道家的逍遙，不一定是道教的昇仙。道家的養生，也未必就要長壽。兩者在層次上不同，各有偏重。這三篇論文，對這一問題各談了一些。期望學界同道在研究《文選》作品的思想義理時，也留心這個問題。

而說到我真正全心全力地投入做文選學研究，實在地講，要遲至攻讀博士學位以後。先此，我還搞過一陣子中醫，兼參易經，也玩過美學與書法。一段時間，則沈迷於三玄之虛道。凡此崎嶇波折，猶如柳暗花明，一境變至一境。

但是最終又回到六朝學問來，集中於文選學的探討。此又不得不歸恩於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潘石禪師的啓迪。是石禪師給的論文題目。並面囑文選學是章黃學派的當家本學，希望我能繼續發揚光大之。

記得，做論文期間，石禪師已刊印黃季剛批點的《文選》，並覓得罕見的尤袤刻本，是胡刻本的祖本。遂打開了我對《文選》版本的眼界。又因為黃季剛的評點，每引古抄如何如何出校。引起我對日本古抄《文選》寫本的好奇！遂廣事搜羅，忍心用巨款託代理商自日本購回宋刊明州本，又輾轉取得三條本、九條本、集注本、古抄白文無注本等。日本影印的珍貴寫本，再加上我在國內可以找到的敦煌寫卷，集合起來，所謂的文選宋刻本之前的寫本，大抵羅列眼前。使到做論文的版本這一章，大有斬獲。

然而本子如此之多，不容易盡校。博士畢業後，我又得到了宋刻本的全本三種，一是贛州本，其中缺六卷，又辛苦地，靠友人同道的幫助，從散存在北京圖書館的同書殘卷影印回來補齊之。二是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藏的秀州州學刊本，三是故宮博物院藏的廣都本。這三種珍貴的宋刊《文選》，清儒校勘家無一得見。即便當代學者，也未聞有曾經持以參照對校者。現在，我居然有福氣收集到，怎可不用力判讀。於是，把寫本與刻本放在一起，深入研究，近年又寫了兩篇談《文選》版本的文章，收入本書。敬請方家教正。

由於曾經嗜讀易老莊三書，於其中玄道玄理之領會，因熟讀而生疑，爲了破疑而再讀，再讀多讀，而讀出有滋味。用來理解魏晉六朝的玄風，特別是《文選》所收作品，便自有一番心得。

想起古人讀書，有對校、本校之法。近人陳垣更引伸之，增加它校法與理校法。這四個校讀古書的方法，清儒已盡用之。各類「類書雜記」之作可知之矣！

惟我因得自三玄之理的旁通，應用於《文選》作品的解讀，深慶有「神助」之驗。所以，自覺四個方法中的「理校法」，可以再加擴充、延伸。所謂的「理校」，我認為不要只限定在上下文意的理解，一定非要定個是非正誤不可。因為，在無任何校勘材料可供引據，無所適從之時，不妨就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。如果一定要有說，怎麼訂正？問題就大了。這時所謂的理校法，照陳垣的講法，須「通識為之」，什麼樣的程度才叫通識？我以為，這個時候，運用思想史、觀念史的義理知識。最有效用了。本書有一篇《文選作品閱讀法》，就是嚐試用「理校法」的精神，進一步發揮，把「理」字講廣一點，包括「義理」的詮釋，來進行《文選》作品的解讀。像神仙乙詞的分辨，早先是只講「神」。由三玄之書，與經書只見神字可證。仙字是後出的。意謂山中人。而凡有「仙」意之作品，往往都有「山水」之想。因之「莊老告退，山水方滋」的後一句，意指山水詩興起，同時也指道教觀念的詩增加了。前句的「莊老」是玄學，而道教與道家，究竟有不同旨趣。本書另一篇談謝靈運《登江中孤嶼》乙詩如何歸類的問題，注重在詩中有句「表靈物莫賞，蘊真誰為傳」的靈字真字之理解，認為這是道教的概念。即根據這個「理」，校勘同詩另一句「尋異景不延」的景字，作如字解。而不從一般俗本講法作影字假借。會有這樣的「訂正」，完全是憑據三玄與宗教的義理分辨。所以理校法才有可能。此即我主張理校法的「理」字要擴大地講。要結合三玄義理。同時，由此想到過去文選學，做義理思想的研究較少，可能不

夠全面。往後文選學可加寬有關這方面的研究領域。我因為愛讀三玄原典，自我期望，將來也能對這一「理」校解讀《文選》作品的問題，多寫幾篇文章。

只是文選學不能光談版本，這一點自覺，我時刻提醒自己。石禪師也曾經有所指示。記得讀博士期間，有一次在石禪師家聆訓。先生剛好整理完《量守遺文合鈔》三厚冊，凡黃季剛遺存筆墨未刊印者，悉畢錄之。石禪師用敦煌經生體楷書，一筆一劃手抄謄寫，書法極精，蒼拔勁健。很合季剛先生的文風與人品。這個抄本，與我收藏的舊刊排印本《量守廬詞鈔》不同，詳略有別。

當時，石禪師送我一套，略謂可試校讀之。我讀了後，常想及章黃學派以文字、聲韻、訓詁之小學見功夫馳名近代。為何於小學之外，詞章不惟亦佳，且多漢魏古風。而麗辭之巧，用典之妙，超邁時人。遂以此質師。才知道原來季剛先生文章之學得自《文選》，而文論詮評本之《文心雕龍》。

從那時候起，我遂留意《文選》的文章之道。並數讀黃季剛的批語，果然，在批語中，讀到了不少有「感性」，有「主體閱讀」的創見，才讓我醒悟到，真正的大家，做學問是全方位的，整體性的旁參研究。不因小學，廢文學，反之亦然。近年，繼續對《文選》做文學性的研究，不自己圈限在版本校勘，就是來自以上所述的一段因緣。本書中的一篇〈文選多義性集評方法〉即是專文討論黃季剛批點文選的文學研究法。

承繼文學角度的研究，一方面也延伸到文類學的探討，可能因為出於《文選》是古代文論最完備的分體分類工作。全書分文體三十九，賦又分十六類，詩分二十三類。如此詳細的文類學材

料，值得細加論究。本書在這方面的文章，談的比較多。沒想到，因為用文學觀點，結合新出版本資料，竟然可以就文選的「分類」「分體」之學談出這麼多文字。此一部份研究，我嘗自擬一個名詞概括之，姑名之曰：文選文類學。

回想近幾年治文選學的心得，自謂以文類學理論及文體作品分析收獲較多。而文選史料的整理較少。心目中未來想做的兩項研究，首先是重新校證胡克家的《文選考異》，根據新出的各種版本，在胡克家的基礎上，向前再推進一步，做全面性的《文選》白文與注文校證。

其次，用前項研究的成果，將《文選》整部書做今注語譯，並賞析集評，出版一套適合於當代人閱讀的書。普及《文選》的影響力，再創《文選》做為「文選爛，秀才半」的大眾普遍性經典地位。

這兩項理想，只要戮力以赴，假以時日，積累成功，大有可能。但是文選相關史料何其多也！就算窮畢生之力，三輩付之，也只是萬沙之一撮。書面的資料已難全睹，兩岸開放交流以後，大陸江南一帶散存的《文選》古蹟，與地下材料，想必更多。

去歲，即迫不及待地奔赴貴池，在白沙湖畔，州島之間，探詢昭明太子廟遺跡。並沿循長江兩岸，踏訪各處相傳為昭明太子讀書的讀書台，親眼目睹貓兒山僅存的太子石刻畫像及贊文，撫碑細摩，良多感慨。更在廬山看到目前保留最完善的讀書處，外行人卻將其中一塊殘碑隨意棄置，在廢土中翻查之，殆即昭明太子佚文《廬山招真館碑》，《藝文類聚》與《圖書集成》有錄。與茅山出土著錄的《華陰隱居墓銘碑》，均為現存《昭明太子集》所闕。二文屢述玄道，及人生出

處，很可看出昭明太子的思想性，是今存張溥的本集輯本看不到的文章。頗可研究。蕭統貴為皇太子，不以尊位自厚，勤政下民，宅仁施德。品性之高，足堪仰法。更難得者，即太子愛讀書，凡有佳山好水處，歷代以來，每有太子讀書台之設，現存安徽境內有四處，浙江有三處，其餘各地亦有四處，總計十一個讀書台。當然，只是相傳，未必即真為太子親臨。然而，古人好附會太子讀書之美事，古代以「讀書人」為尊重，讀書讀書，這件事的可貴，由名山大川讀書台之多，也可以反映舊時代的價值觀念。猶記在浙北桐鄉的小鎮上，有一處讀書台，殘存一座橫樑，石柱上刻有「太子同沈尚書讀書處」，沈尚書就是沈約。太子薨後，史載本傳確有說嘗從沈約靜心讀書。看著這塊石刻，徘徊其下，良久良久，老是想著讀書讀書的事。

聯想自己也只是一名讀書人而已，讀書無分貴賤貧富，只要肯讀，書中自有樂趣，書中自有福地。因為有那一趟追尋昭明太子讀書台遺跡的經驗，乃更加珍惜自己一介書生的角色扮演。尤其能一輩子守住《文選》，讀《文選》，尚友古人，心契昭明遺風，自足若是，復何所憂。謹收錄近年讀書心得，獻曝於茲，聊作讀書人生的開始吧。

最後，有一事必須說明者，即本書各篇論文，在臨文夾注時，有的書年代，有的記書名。如（黃季剛一九七七，頁二〇），有時做（《文選黃氏學》，頁二〇），其實兩種方式都常見。在西方，以美國語言學會規定的論文格式，是用前一式。但用到本國來，有的加以修改，直接寫書名，不再用年代替代。亦頗稱便。今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學報與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的論文格式，大都照後一式，可見直記書名，較為本國學界接受，本書也就用之。這樣，兩式並行，無

論那一式，都在文末附有引用參考書目，可以查對，不致有不統一體例之慮，幸讀者諒察。

還有一項略嫌不統一之處，就是本書兩篇校勘文字，一篇談敦煌寫卷，一篇談日本古鈔，這兩篇的文字，用簡易文言，跟全書的語體文字不諧，這是不得已之事。因為受制於校勘文字有一定的行文習慣，行文用術，不方便用語體表達，於是保留了這兩篇特例，不予硬性統一。

本書也有幾篇做有關《文選》的文學性分析論述，大抵用古代文論做依據，間亦參引西人之說。照中文學術論文規定，凡一篇論文，首次出現西洋人名書名，皆於其下，附原文，以利尋查。本書在這方面，未照規定。一方面考慮到打字排版的困難度，而最主要理由，乃是我一直希望保持全書「中文化」學術論述的清一色，立意要與時下濫引繁引洋名洋書，而實際並未如實地細加深究，讀起是類論文，每有不暢之感，因之，本書凡有引述西人西書者，一律省略原文，懇請識者諒之。

感謝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獎助本書的出版，當初用打字初稿提交申請時，臨時選用了一篇《文選學新論》這個書名，榮幸獲獎，即參考了評審先生的意見，將全書修正，並補寫了一篇文選研究基本參考書目，再增加一篇論「七」體的考證與一篇運用隱秀理論分析文選作品的論述。雖然自期盡力，究竟與全面之文選「學」差遠，於歷代前賢及並世專家通人之識，多有闕漏，豈敢自命惟新，幾番斟酌，遂改用今名《昭明文選學術論考》，交由學生書局公開出版發行，謹肅坐以待學界方家的指正。

游志誠

自序於彰化師範大學

敘論：新文選學名義與範疇

《昭明文選》爲中國古代第一部文學總集。由此書所構成的研究，叫「文選學」。而文選學一詞之始出，當自《大唐新語》卷九〈著述〉所載資料。〈著述〉云：

江淮間，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。貞觀初（約六二七年），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，徵爲弘文館學士。憲以年老不起，遣使就拜朝散大夫，賜帛三百疋。憲以仕隋爲祕書。學徒數百人，公卿亦多從之學。撰《文選音義》十卷。年百餘歲乃卒。其後句容許淹、江夏李善、公孫羅、相繼以文選教授。開元中，中書令蕭嵩以《文選》是先代舊業，欲注釋之，奏請左補闕王智明、金吾衛佐李玄成、進士陳居等注《文選》。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《文選》，兼復注釋。解「蹲鴟」云：「今之芋子，即是著毛蘿蔔。」院中學士向挺之、蕭嵩撫掌大笑。智明等學術非深，素無修撰之藝，其後或遷，功竟不就。

此段話，最早提到文選學乙詞，並謂文選學起自江淮間，今天的地理位置，大約在揚州。揚州城南郊尚有一小巷，名曰糙米巷，據云即曹李巷諧音。曹即曹憲，李即李善。則唐代文選學大興，主要在揚州一帶，且又以曹李師生爲大家。今存文選注即以李善注流傳最廣。惟唐代注《文

選》者尚多，如《大唐新語》此段話所載許淹、公孫羅、王智明、李玄成諸輩。除許淹、公孫羅之注，在日本古抄《文選集注》尚保留一些，餘均不傳。然則，文選學一詞始自唐代，唐代已流行說解《文選》，殆爲事實。

自曹李注《文選》後，又有五臣注《文選》。五臣者，呂向、呂延濟、劉良、張銑、李周翰等五人。所注文選與李善的「釋事忘義」不同，大別之，李善注多引書以明出典，並釋音、校勘。五臣注則括舉文句，或白譯或釋意，乃是「直接閱讀」的手法。

兩注並出以後，優劣利弊，或對錯的討論，便成此後文選學主要內容。

降至清代，文選學復興，分門別派者更多，茲以孫梅《四六叢話》卷一〈選一〉前序，謂文選學有三家云：

有唐而後，家置一編。杜陸有言熟精斯理，引伸觸類，門戶滋多。孟利貞卜長富撰續文選若干卷，卜隱之撰擬文選若干卷。齊晉列附庸之盟，規矩存高曾之舊。又姚鉉文粹，呂祖謙文鑑，茲非其支流遺裔歟。此廣續家也。李善廣釋事類，子邕別標義蘊，五臣又爲輯注，合善本爲六臣注。援毛鄭蟲魚之勤，達向郭筌蹄之表。固屬蕭氏之功臣，抑亦百家之肴饌。此注釋家也。監庫鏤板而後，景文手寫之餘，發哲匠之巧心，係前修之緒論。丹鉛所在。不可廢也，此評論家也。余既有叢話之役，以爲四六者應用之文章，文選者駢體之統紀。選學不亡，則詞宗輩出，名川三百，譬穴導以先河。靈芝九莖，及青

春而唏露。撫拾陳編，建爲篇首。攷金臺之遺址，辨玉樹之殊名。徵駟虞之名官，識擊壤之應樂。談柄方升。尺聞非渺，敘選第一。

據孫梅這段話，彼分文選學爲三類：一是廣續家，二是注釋家，三是評論家。廣續家專指廣續文選，增補遺漏，或延續體例之作。其實此類細分之，廣可爲一類，續又可爲一類，廣續之作，又可再分，六朝同時代，或六朝以後之繼續。如卜隱之《擬文選》三十卷（見《唐書藝文誌》）卜長福《續文選》二十卷（見《唐志》）、孟利貞《續文選》十三卷（《唐志》）可謂續作。

而宋代陳仁子《文選補遺》四十卷，則是補遺之作。至於姚鉉《唐文粹》，呂祖謙《唐文鑑》，純屬唐代之總集，大約廣文選之總集體例而仿作，實與文選之本文無涉。所以，可稱作廣，不叫作續與補遺。

其次第二類注釋家，專指五臣與善注，所構成的文選注釋學，確是文選最主要內容。兩宋開始，宗善注而貶五臣，因而較論兩注優劣，考證兩注正誤，便成爲文選學主要課題，降及明清，愈演愈烈。

不過，倘再細分之，所謂注釋之中，已兼及釋音、版本、白譯與詮釋諸方法。因之，注釋學實可再更細分之。

最后第三類評論家，孫梅未實際舉例代表作，不知評論家與注釋家何別？其實明清以后，文